

中国
现代
文学
研究
丛书



江西师范大学中文系
苏区文学研究室
编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江西苏区文学史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书

江西苏区文学史

江西师范大学中文系
苏区文学研究室 编著



江西苏区文学史
江西师范大学中文系
苏区文学研究室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昌市第四交通路铁道东路)
江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6.75印张 120千字

1984年11月第1版 1984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600册

统一书号: 10110·319 定价: 0.90元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苏区的文艺运动	(14)
第一节 苏区文艺兴起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基础	(14)
第二节 苏区文艺运动的蓬勃发展	(17)
一、古田会议决议对苏区文艺运动发展的重大作用	(19)
二、苏区文艺运动发展概况	(22)
第三节 苏区文艺运动的历史意义	(30)
第二章 苏区的诗歌	(43)
第一节 红色歌谣运动	(43)
一、根据地创建初期的歌谣活动	(44)
二、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的歌谣运动	(51)
第二节 红色歌谣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	(57)
一、红色歌谣的思想内容	(57)
二、红色歌谣的艺术特色	(99)
第三节 苏区的新诗	(105)
第三章 苏区的戏剧	(121)
第一节 戏剧运动	(121)

一、根据地初创时期的戏剧活动·····	(121)
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的戏剧 运动·····	(126)
第二节 戏剧创作·····	(144)
第四章 苏区的文艺批评·····	(162)
第一节 文艺理论·····	(162)
第二节 文艺批评·····	(175)
后记·····	(191)
附录：江西苏区文艺运动大事记·····	(194)

绪 论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江西苏区，一种新型的革命文学诞生了。它沐浴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阳光雨露，经受着革命战争的洗礼，在党和苏维埃政府的关怀、培植下，茁壮地成长起来。这就是江西苏区文学。

江西苏区文学（以下简称苏区文学），是指从一九二七年十月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立到一九三四年十月红军离开中央革命根据地北上这一历史时期的文学。它是我党领导的土地革命和以工农兵为主体的群众性革命文艺运动的产物，是老革命根据地（湘赣革命根据地、赣南和闽西革命根据地、闽浙赣革命根据地）人民的生活和斗争的真实记录。它以战斗的实绩，开辟了我国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文艺与工农兵相结合的崭新道路，显示了革命文艺运动的正确方向。

一个时代的文学，是一个时代的政治与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一定时代的政治与经济的性质规定着文学的性质。“五四”运动之后，中国革命的性质已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作为新民主主义政治与经

济的反映，则有新民主主义文学的发生和发展。反映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四年这一历史时期老革命根据地人民斗争生活的苏区文学，便是继“五四”新文学运动之后，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血与火的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新民主主义文学。

苏区文学是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成长起来的革命文学。它产生于我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之中，又推动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的发展；它为工农兵群众所创造，又为工农兵群众所利用；它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的生动教材，又是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它继承和发展了“五四”以来新文学运动的革命传统，以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为其中心内容。这就清楚表明，苏区文学的性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学。它既是我国现代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我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

由于苏区文学是在红色根据地的土壤中产生的，是在土地革命这一特定的历史环境中由工农兵群众创造的，并且是在党的直接领导和关怀下成长壮大的，因而它在内容和形式方面都有它自己的特点。苏区文学的特点，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鲜明的革命性。

以反帝反封建为中心内容，以巩固和扩大苏维埃政权、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为目标的苏区文学，集中地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意志、愿望和要求，充分表

现了根据地人民澎湃的革命热情，具有鲜明的革命性。

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内容，而苏区文学所表现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尤为鲜明、突出。这是因为，苏区的文学运动，已不同于“五四”时期的文学运动，也不同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文学运动。苏区的文学运动，不仅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引，而且是在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开展起来的；不仅有投身于实际革命斗争的专业作家参加，而且有获得翻身解放的广大人民群众参加。所以，苏区文学创作所表现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尤为鲜明、突出，并且具有广泛的群众性。譬如，苏区人民创作的反抗剥削与压迫的歌谣，其内容就不仅揭露和控诉了地主、资本家残酷剥削和压迫工人农民的罪行，而且表现了工农群众团结战斗、坚决打倒地主、资产阶级、消灭剥削制度的彻底革命精神。苏区工农群众唱道：“不信菩萨不念经，受苦全怪吃人精，吃人制度要打破，受苦穷人要翻身。”（《两条半枪闹革命》）“一把斧头一把镰，工农翻身建政权，受苦工农团结紧，实行反帝反封建。”（《一把斧头一把镰》）“斧头不怕硬丝柴，红军不怕反动派，豪绅地主全打倒，各地建立苏维埃。”（《各地建立苏维埃》）象这样明确地提出要通过武装斗争来消灭剥削制度、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苏维埃政权的具有鲜明革命性的歌谣，是以往同类作品中不多见的。

苏区的戏剧、散文等作品，也同样具有鲜明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如《年关斗争》一剧，描写的是赣东北贵

溪县北乡的农民，被地主阶级逼得无路可走，最后在党的地下工作者的领导下，趁过年的时机举行武装暴动的故事。这个剧本，不仅集中地反映了旧中国农村的阶级矛盾，而且充分表现了已觉醒的农民勇敢地起来反抗地主阶级压迫和剥削的斗争精神。此外，还有反映城市工人与资本家作斗争的戏剧（如《父与子》、《纱工》等），描写北方人民组织义勇军进行抗日反帝斗争的戏剧（如《义勇军》、《热河血》等），以及揭露日本侵略军屠杀中国人民罪行的小说（如《照相》），论述日本帝国主义必然灭亡的议论性散文（如《日本帝国主义的车》）等等。这些作品都突出地表现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主题。

苏区的文艺作品，有些虽然旨在反映扩军运动或歌颂人民革命战争的胜利或赞扬红军的勇敢善战，但它们也都是为反帝反封建、巩固和扩大苏维埃政权这一总的革命任务服务的，其革命性也是很鲜明的。

苏区文学所表现的鲜明的革命性，既是当时的革命形势与任务对文学创作必然要求的结果，也是苏区人民坚定的革命意志、澎湃的革命热情在文学作品中的集中反映。

在旧社会，苏区广大劳动人民在豪绅地主的压迫、剥削下，生活是十分痛苦的。这正如《农民苦》这首民歌所描述的：农民“一年四季没闲暇”，每日从“朝晨做到日落西”，结果“放下禾镰没粒谷”，依然是“灶冷锅凉”无米煮，“又没食来又没衣”。面对着这痛苦的生活，怎能不“越思越恨越痛肠”！因此，他们对革命的要求是十分迫切的。

“红军打来晴了天，穷苦人家笑连连”。革命使苏区人民获得了翻身解放，过上了“三荒五月有饭吃，九冬十月有衣添”的生活，因而苏区人民衷心拥护革命、赞扬革命，并以饱满的革命热情，积极投入党所领导的土地革命斗争。他们在党的教育下，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认识到只要有党的领导，工农团结起来和敌人作斗争，革命就一定能取得胜利。因此，他们下定决心，“活着就跟共产党”，“坚决革命没二心”。他们深信，“青山不老水长流，行起共产有奔头”。正因为苏区人民把他们这种坚定的革命信念、澎湃的革命热情，灌注到了他们所创作的文艺作品中，所以苏区的文艺作品，有着鲜明的革命性。

第二，强烈的战斗性。

苏区的文学创作，无论是口头创作或文字创作，都有十分明显的政治目的。作者都是从当时的革命斗争的需要出发，从维护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而创作的。正因为如此，所以苏区的文学创作做到了迅速地反映现实的革命斗争，紧密地配合党的中心任务，起到了团结、教育人民和打击、消灭敌人的战斗作用，具有强烈的战斗性。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边界的斗争，完全是军事斗争”^①，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巩固和扩大都离不开军事斗争。争取军事斗争的胜利，是党在苏区进行土地革命的一项中心任务。因此，迅速反映现实斗争、紧密配合党的中心任务的苏区文学创作，也就必然较多地以反映军事斗争为其主要内容。例如，当红军在井冈山的七溪岭打垮了敌

军杨如轩、杨池生两个师，取得了七溪岭大捷之后，群众马上就编出了《七溪岭战斗歌》、《打垮江西两只羊（杨）》等歌谣和小型歌舞剧《二羊（杨）大败七溪岭》来赞扬这次战斗的胜利。当红军取得了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胜利之后，很快就出现了歌唱这四次反“围剿”胜利的歌谣。又如，当党发出“扩大百万红军”的号召后，配合扩军运动的歌谣、戏剧也随之而不断涌现。象《送郎当红军》、《妹送哥哥当红军》、《十送郎》、《送郎上前线》等歌谣，《扩大红军》、《当红军最光荣》、《欢送哥哥上前方》等小戏，都是在扩军运动中涌现的作品。由于军事斗争是苏区人民最关心的大事，因而反映红军战斗胜利和反映扩军运动的作品（尤其是歌谣）在群众中流传最广，常常是家喻户晓。它们对群众的鼓舞、教育作用也特别大。例如，在扩大红军的运动中，宣传员的口头演讲有时未能收到显著的效果，于是就给群众演出扩大红军的戏，或者召开一个山歌晚会。这样一来，便能立即收到良好的效果。有些青年看了戏或参加了山歌晚会后，受到了鼓舞和教育，当场报名参加红军。

苏区文学的战斗性不仅表现在宣传教育群众方面，还表现在揭露、讽刺敌人和瓦解敌军士气方面。例如，在苏区的歌谣中，就有《十骂反革命》、《打倒四大家族》、《国民党四字经》、《国民党该遭败》等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罪恶行径的歌谣，还有《白军是炮灰》、《可怜的白军》、《白军士兵十二月痛苦歌》、《白军士兵反水投诚歌》等揭露国民党军队（白军）腐朽本质、劝告白军士兵

向红军投诚的歌谣。在苏区的戏剧作品中，不仅有反映国民党统治区域内社会黑暗、鬼蜮横行的戏剧作品(如《人肉贩子》)，有描写国民党军队中的士兵遭受种种虐待的戏剧作品(如《非人生活》)，还有启发白军士兵的阶级觉悟、鼓励白军士兵弃暗投明参加红军的戏剧作品(如《为谁牺牲》、《血汗为谁流》)，等等。这一类戏剧和歌谣，在前沿阵地的对敌宣传中，在专门给起义的或被俘的国民党官兵的宣传演出中，都收到了良好的效果，起到了宣传我军宗旨、瓦解敌军士气的作用，有力地配合了红军的军事斗争。

从上述可以看出，苏区文学是战斗的文学。它产生于人民革命战争的炮火之中，又及时地为夺取人民革命战争的胜利服务；它反映了苏区人民的战斗生活，又极大地鼓舞苏区人民积极地投入新的战斗。它是动员和激励苏区人民团结战斗的号角，也是打击和消灭敌人的犀利武器。

第三，广泛的群众性。

苏区的文学艺术，是在党领导下开展的群众性革命文艺运动的产物，是人民群众创作的并为人民群众服务的真正属于人民大众的文艺。因此，广泛的群众性，是苏区文学艺术的又一显著特点。

在党的领导下，苏区人民不仅在政治上、经济上翻身做了主人，在文化上也翻身做了主人。他们以主人翁的身份参加了保卫苏区、建设苏区的斗争，同时也以主人翁的身份参加了苏区的革命文艺运动。他们为了配合现实的革命斗争，为了反映自己的斗争生活，为了表达自己的革命意志、愿望和要求，创作了千千万万首红色歌谣和许多戏剧。

作品。这种来自广大人民群众又服务于广大人民群众的文艺作品，既有革命的内容又有为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是真正属于人民大众的文学艺术。

“红色歌谣万万千”，“一人唱过万人传”。在苏区的文艺创作中，歌谣创作的群众性最为广泛。歌谣，是苏区人民抒情言志的口头诗歌。苏区人民历来喜欢唱山歌、小调。在旧社会，他们常用山歌、小调来倾诉自己遭受压迫和剥削的痛苦；获得翻身解放以后，他们更满怀激情地放声歌唱，歌唱党和革命领袖，歌唱苏维埃政权和工农红军，歌唱自己的新生活。于是，苏区的歌谣便以崭新的革命内容、澎湃的革命激情、鲜明的战斗风格，出现在中国的诗歌史上，并广泛地流传于苏区广大人民群众之中，成了苏区人民战斗、生产、工作、学习不可缺少的生活内容。

苏区的歌谣，大多数是群众集体创作、集体加工修改而成的。它们先是在群众中产生并在群众的口头上流传，在流传的过程中又不断被群众修改加工。因此它们的作者，很多是无法考查的。正因为苏区的歌谣大都是群众集体创作的成果，所反映的内容又都是苏区人民自己的斗争生活，所以它们深受广大群众的喜爱，在群众中流传得也最为广泛。在苏区，无论大人、小孩，几乎都会唱几首歌谣，有不少人还是编歌谣、唱歌谣的著名歌手。歌谣活动很快成了遍及苏区的一种群众性的文艺运动。

苏区的戏剧运动也具有广泛的群众性。这主要表现为：（一）各种专业的和业余的戏剧组织遍于苏区各地城

乡。当时，在苏区既有中央直属的剧团和剧校，又有县剧团和县以下的区、乡俱乐部。前者是脱产的、职业性的；后者是不脱产的、业余性的。俱乐部里也设有戏剧小组或业余剧团，经常演出各种小型戏剧。（二）苏区戏剧的内容，多是反映群众关心的重大事件，而且随编随演的居多。通常是有什么政治任务就编演什么样的戏，剧团到什么地方就在什么地方取材，把当地发生的有教育意义的事件编成戏上演。由于戏剧的内容及时地反映群众的斗争生活，特别是及时地反映群众关心的重大事件（如扩军运动、春耕生产运动、红军在某一次战役中取得了胜利等），因而每次演出都受到群众的欢迎。（三）苏区的戏剧创作，大都是走群众路线。不仅有许多小型歌舞剧或地方戏曲是群众集体创作的，而且有不少出自专业文艺工作者之手的话剧、大型歌舞剧，也多半是先集体讨论，然后由一、两个人执笔写成的。并且，剧本写成之后，在巡回演出的过程中，还常常要边演出边听取群众意见边修改。所以，苏区的戏剧创作，大都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即使是个人的创作，也是在集体的帮助、影响和推动之下完成的。（四）苏区戏剧的语言通俗易懂，无论对白或唱词，都采用人民大众的语言，演唱的曲调也多半是采用广泛流行的民歌曲调或地方戏曲的曲调，⁹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为群众喜闻乐见。（五）苏区的剧本大都短小精悍，适合于各种群众场合演出。就我们所收集到的五十多个剧本来看，最长的不过一万字左右，最短的只有七、八百字。演出的时间最长的不超过两个小时，短的只要几分钟。而且，所需的布景、

道具也很简单，只要有一块空地做舞台，略微布置一下便可以演出。这样，就不仅适合于当时紧张的战争环境的要求，也便于在前方、后方的各种群众场合演出，从而有利于群众性戏剧运动的广泛开展。

苏区文学之所以具有革命性、战斗性、群众性的特点，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它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文学，此外，也是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形势对文艺创作必然要求的结果。当时，敌人不断调兵遣将对苏区进行疯狂的军事“围剿”。为了战胜敌人，为了巩固和扩大革命根据地，党要求文艺宣传工作必须服从于“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政权，消灭反动势力，促进革命高潮”^②这个总任务，必须迅速及时地和更加有效地为现实的革命斗争服务，使文艺成为团结人民、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而要做到这一点，文艺创作就必须发动广大群众、依靠广大群众，使文艺事业成为广大人民群众自己的事业。因为文艺只有和大众结合，才能发挥出巨大的战斗作用。要使文艺和大众结合，就要求文艺作品不仅具有革命的内容，而且具有为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所以说，苏区文学的革命性、战斗性、群众性的特点，既是苏区文学的性质所决定的，也是苏区人民斗争生活的特点在文艺创作方面的反映，是当时革命斗争形势和党的中心任务对文艺创作所提出的必然要求的结果。

苏区文学发展的历史——从一九二七年十月到一九三四年十月——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从一九二七年十月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到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中华苏维埃

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为第一个阶段。这是苏区文学萌芽和兴起阶段；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到红军离开中央革命根据地北上为第二个阶段。这是蓬勃发展阶段。关于苏区文学发展阶段的划分问题，有人主张划分为三个阶段，即从一九二七年十月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到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古田会议的召开为第一个阶段；从古田会议的召开到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为第二个阶段；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到红军离开中央革命根据地北上为第三个阶段。这种划分的目的是为了突出古田会议决议对苏区文学发展的推动作用。然而，从苏区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我们认为还是划分为两个阶段较合适。这是因为，从古田会议的召开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中间只相隔一年零十一个月时间。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由于尚未成立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因而古田会议决议只是在红军中贯彻执行，还没有在整个中央苏区的范围内贯彻执行。而且，古田会议决议由起初在红四军中贯彻执行，逐步发展到在红军其它各个部队中贯彻执行，也经历了一个过程（因当时红军进行的是游击战争，各个部队分散作战，流动性很大）。正因为如此，所以从古田会议结束到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成立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在苏区出现的较有影响的作品不多。到了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以后，由于有了专门负责文化教育工作的行政机构（如教育人民委员部及其所属的艺术局）和专职干部，由于从中央到地方相

继成立了许多专业的和业余的文艺社团，在红军中也成立了“工农红军学校”（学校政治部设立了俱乐部，俱乐部内成立了戏剧、文化管理委员会），因而古田会议决议中有关宣传工作的指示精神，才得以在整个中央苏区范围内贯彻执行，苏区的文艺运动才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所以，我们主张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为分界线，将苏区文学的发展划分为两个阶段。这样划分，同样可以突出古田会议决议对苏区文学发展的推动作用。

江西苏区文学发展的历史，是老革命根据地人民在艰难困苦的革命斗争年代，用自己的鲜血谱写成的革命的、战斗的历史。它以光辉的业绩，雄辩地证明了革命文学离不开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离不开马列主义的指引；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谋求自身解放的斗争中，要战胜敌人并从敌人手中夺取政权和巩固人民自己的政权，固然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人民的军队，但是仅仅有一支拿枪的军队是不够的，还要有一支文化的军队——这是革命人民用以团结自己、战胜敌人的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此外，苏区文学发展的历史还表明，革命文学运动一旦和广大人民群众相结合，成为人民群众自觉参加的革命运动，便具有不可战胜的力量，便能发挥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巨大战斗作用。今天，我国人民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已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正在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努力。新的时代生活向文学艺术提出了新的历史任务：以更多更好的、既具有革命的思想内容又具有完美的艺术形式的文艺作品